

梁 陳 隋 唐
紀 紀 紀 紀

柒拾
之
貳拾

加批
袁了凡
王鳳洲
先生
綱鑑
合纂

增補批歷史綱鑑補卷十七

宋 凍水司馬光 通鑑 琅琊王世貞 考亭朱熹 綱目 趙田袁黃 編纂

後學 崇川 袁俊德 崇川 葉震小滿 跋

●梁紀 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

梁行字叔建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為王帝代齊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歲世祖梁武帝名統字叔業南齊高帝蕭道生之孫也母昭始興公主齊高帝之妹也統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文帝

魏孝文帝名宏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宏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宣武帝

魏宣武帝名恪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恪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廢帝

魏廢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明帝

魏孝明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魏孝宣帝

魏孝宣帝名詵字宣武河南人父高祖宣武帝元恪之子母昭文昭文宣武帝之妹也詵少岐嶷有異姿長而身長八尺二寸面長七尺二寸目如朗星鼻如直柱口如丹朱耳如朝霞手如蘭花足如朱蓮

上海書報館公啟

綱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立孔子廟是也然書和立則見前此未嘗立也江左果朝崇尚如此其有愧乎拓跋氏多矣

今夕止可護風月
時人或服其無私

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充滿廳對如流水不停筆嘗聞人夜集索客宦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七十二君金冠五袂
稅本莊唐許德收之
當安至五凡主不處
封禪則道謝而告于
望重傳文告成之事
竟有唐之王子
許德舉可謂正

如左右手
攻難不如攻易

為將當有怯時

梁主不恥先言

民上豈可無忠此
梁主仁人之言

樂聞多益不可報
五經治世權謀

張之可畏人

平生不失規矩
今日舉措不如封

桃李黃餘

淮南萬里係于吾
身

北齊人吳融

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綱戊子梁天監七年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

綱己丑魏天監二年梁主祀南郊

綱梁主刻石紀號此經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火之前世賈民

綱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綱致堂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是議明曰如許德者賢哉

綱魏復取三關三關平靖武陽廣明也皆在信

綱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明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

綱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蓋道仙琕將復卻陽之耻聞取至乃退

綱梁主遣使求成於魏魏主不肯

綱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遠魏言之魏主不從

綱魏主親講佛書作水閣閑居

綱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

綱遠近承風無不事佛北及延昌

綱秋清江曰梁廷固可謂善子開導君心矣蓋并佛乃魏主之細

綱辛卯魏天監四年梁以張殺為青州刺史

綱臣乃無名稱至于陛下不為無動東宮暴虐師伐之豈在臣而已上將其

綱士辰魏天監元年魏以高肇為司徒

綱不天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綱魏立子訓為太子

綱之時人謂之桃李僕射黃餘少師

綱癸巳梁天監十二年五月魏毒陽大水

何面目見李公

李承休虎

從宋忠得喪失之師

夫才思其不學正意

有學以爲其私耳抑

前引漢廷事載抑

唐平吳安及后成

攝察乃兩得如意以

爲食端之具其可云

無所不有者

四者所以預宜其

私

宋廟不坦食

仁不仁辨在我利

之間

宋武最國字間之

心何如

武帝以不愛及其

所受

朝廷不復憶有一

在是格制

黎元之命格於大

行爲實

選舉失人自復亮

聖王代天理物

帝王黎元之命格

問復亮立停年格

何如

子喜身一旦動足百姓五解吾豈以愛身而取愧于至尊哉治中裴綽降于梁被執綽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宋深沈寬厚有方略得志心在壽春十年養壯士數十人寇來無不摧破敵謂之卧虎

乙未宋天監十四年正月魏主惛疽太子胡立宣武昭于肅胡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居門下總宿衛遂專朝政魏主理廣平王懷快病入臨云發上殿

事皇太子與諸王朝生百餘無別正色橫飲殿階下指王並令就叩作許朝朝入臨內外前然

魏丙申魏天監十五年九月梁淮堰壞曰先是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墮百四十丈高十丈廣樹以楊柳軍馬荷其上或謂康絢曰四清淮河天所以節宣其

勢不可久塞若鑿發其水東注則游波寬緩得不得壞絢乃開黎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尹起莘曰梁主崇山游好生惡殺然以事賜或而梁淮堰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令又漂沒十餘萬口孟子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罪不容于死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水甯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屠錫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丈上刹復高

十丈每夜靜鈴鐺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有也

丁酉梁天監十六年四月梁詔以宗廟用牲牛有累害道當省以躬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宗廟去牲議乃是不復血食祭有牲年故曰血食梁主竟

不從詔詔不得爲人厭也

宋氏補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仁不仁之辨義與利之間也秋戰作網罟罟焚山澤無能脫國公驅虎豹馬

歌之形爲木其或心豈欲仁而不通信傳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欲二居報六資而不之恤一有利害國之心作止山堰以

淮陽陳百里內老少皆役寒暑疫疠者相枕一日清決陳陳數十萬盡葬魚腹雖解天不貸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此義而較不害

其爲仁以利而不提不克不克爲不仁仁不仁之楚義與利之別而已矣

十月梁以爲道根爲豫州刺史曰道根謹厚不訥行軍能檢教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爲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教曰道根所在今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已矣魏天監十八年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有官稱其能洛陽令薛徽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

長吏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問賢否義均行薦次若貪食執簿時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金匱衡乎也書奏不報其後甄瓌等繼

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胡致堂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其意於求賢材而仕使之今夫抱閭閻者故開必以時舉新者累夕必有邸焉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焉爲車田而

日月爲衡其爲害政不小也則易物缺焉是皆小校細務不往非其才若夫州縣所以統治乃不選賢勝其任者界之而付諸年格不問其才專以停解

權衡亮托吏部以爲一身未有不正而能取人者也故仕權衡者必得正人君子則賢愚以辨取舍以公矣崔亮何人而獨與斯任耶能不開宜劉瓌擅

臣斥亮爲國法也

袁子凡曰崔亮立停年格殊初不聞人材也詳取之任人材殊非并兼獨勢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礙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爲巧宦鑽停者猶得

年勞以進世增淹滯之望書淹滯宜盡不材也天下號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判吏致微三年黜黜之典在其大賢大材功業指出資格

一梁紀高祖武帝

上海富強公校

此魏之羊祜

1

法藏錄有日魏王
所自惡故令騎所
制自願服則所
謂強寇兵禍種報
有甚于是者

梁王欲以規河
平雖欲遠舉
漢書以共治天下
漢之良二千石可謂
聖哉其元魏親視
即此道其意也民為
吏移其志不審何以
能國

崔浩舉家之官
崔公而不惜口
僅指其師不處
僅指其難不處

教化之原固在
儒學一人不孝
即能供食以復之
凡二十餘日之久
州民復有相陳者一
以此為化舉將不
勝其數其勞其家
陳師之幸豈可盡信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崔母和教化之原

州舉其子楊希為太守魏國不亡此終不死脫膺而出順叱之曰爾乃筆小吏止堪充几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數我與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震怒
九月魏舊崇既得杜洛周之眾北趨瀋州魏廣陽王深引兵躡之魏所統榮輕騎掩擊當武王融救之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細梁侵魏取壽陽○自梁主來淮堰水盛道復侯景等侵魏魏主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賊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為豫州

胡致堂曰梁武帝三梁淮堰至是十年元帝數十萬人其能取壽陽得之六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患不亦甚哉貪貪之兵
魏幽州民執行魯常景叛降杜洛周○魏遠賊日滋征討不怠國用耗竭後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即店

皆有稅百姓嗟怨辛雄上疏請還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應乎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坐可伸彈舉莫不聽
丁未梁主通元帝萬榮陷魏州刺史崔楷元之○魏以崔楷為豫州刺史楷表乞兵糧不得或勸楷量時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愛人之愛

吾獨往將士推肯固志欲遂舉家之官萬榮通城或勸弱小避之楷遺幼子及一衣夜出既而悔之遂追還賊至將士爭奮皆曰崔公高不惜口吾
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殺之○是日六鎮之叛陷州郡多矣未有以死節者

魏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常無懼于景伯舉家去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
氏通經有明識見其婦之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招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斲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民固多愚其良心終不忘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何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桀桀甚有視如寇讎焉

魏之亦可育已而修德矣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同泰寺在應天府上○寺舊其事不詳

尹起莘曰其或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間有此身身不可滅則身不可捨抑不知梁武之所謂捨者以何為捨倘若以屏當貴妻女子為捨

未嘗捨而強曰捨則固已昧其心于不誠矣他時諸臣又以金而時其身不知當其捨之時孰從而受之而棄之之時又孰從而歸之也梁主身非

有德而可捨可捨此不惟愚其民愚其身抑且愚其所謂佛者矣年將捨之時又復惓惓而不能捨何哉

十月梁將港僧智覺侯鑒圖魏廣陵克之○僧智覺魏元慶和子廣陵夏侯襲引兵助之慶和降襲以讓僧智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乖

其意公持軍重威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慶乃登城拔魏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

司馬溫公曰僧智忘其精時政之勞以投一朝新得之將短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舊梁園信都自春至冬魏冀州刺史元平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城陷血兒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
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免之

劉有慶高微
劉元亦微是
劉元亦微是
劉元亦微是
劉元亦微是

臣即微此而不能自
正其罪乃微此
臣即微此而不能自
正其罪乃微此

元尚書之言不可
元尚書之言不可
元尚書之言不可
元尚書之言不可

聖人處事之變
聖人處事之變
聖人處事之變
聖人處事之變

四方紀公此奉
四方紀公此奉
四方紀公此奉
四方紀公此奉

衣冠人物非江東
衣冠人物非江東
衣冠人物非江東
衣冠人物非江東

戊申年大過二年○魏李昌四年正月魏太后再臨朝以來孽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起封疆日感○時六州大都督領兵強
其先契丹部人代為劉景升等皆歸之青崖高嚴於榮榮處有悍勇命嚴嚴之嚴不加羈絆而窮之竟不歸嚴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
其意訪以時事報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言數能不可計算其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報曰今天子聞太后淫亂孽孽擅命朝政不
以明公雄武來時發奮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澤○言數能不可計算其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報曰今天子聞太后淫亂孽孽擅命朝政不
雙大臣之弟朝廷雖不問為政知此事可知矣榮對相宜可謂守節嚴節聖始
雙大臣之弟朝廷雖不問為政知此事可知矣榮對相宜可謂守節嚴節聖始

魏太后胡氏進毒殺其主訓而立臨洮王世子釗○時魏主亦厭鄭儼徐乾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賜太后榮以高歡為前
鋒行至上黨○山西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恐惡禍及已陰與太后謀賊魏主二月癸丑魏主暴殂太后改立臨洮王釗釗始生二歲爾榮聞
之迎立長樂王太子攸即位釗文皇帝孫是為建興胡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沉之河殺王公以下二十八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胡寅曰胡太后之罪人榮之沉之當功主之罪而并殺之即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矣榮既謀其害而復其賢才則五霸之功立矣
乃時其成力肆行誅殺不仁亦甚矣雖事於官職之朝懷德彰明元澄雖才力弱勝元又擅權魏貨以六州之兵雖然其罪
胡致堂曰魏之亂治於世宗末神武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太后稱制魏之亂治於世宗末神武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太后稱制魏之亂治於世宗末神武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太后稱制

魏爾榮榮既廢立議欲還都尚書元據爭之榮怒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謀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醜惡元謀乎謀國之宗室位者
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後數日榮與魏主登嵩山洛陽宮閭壯麗乃歎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

五月魏立肅宗爾榮朱氏為后○榮女先為肅宗嫡榮欲魏主納以為后魏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瑨曰昔文公在秦懷嬴人侍秦嬴人妻晉太子國
懷嬴為姬姬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其說

胡致堂曰凡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通之為之也如指諸掌也此已背常能合道乎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殺管叔仲
中處也清規而有難則道之謂之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之權權者衡衡之石焉道遠前即與所隨之物輕重適等乃所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
源魏主攸成於和抑而不能辨辨於強臣而不能正正聖聖厥命於是乎在矣

己酉魏永安二年魏北海王爾榮奔梁主以額為魏王遣陳慶之送之還北額遂與慶之進拔榮城○陽城縣城也即帝位于雅陽城中○雅陽今歸
月額取梁國榮陽虎牢魏主攸奔河南額入洛陽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爾榮聞魏主北出即馳見魏主於長子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慶之

三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榮以無船欲還北國後舉楊侃曰今四方顛覆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速復引歸民情失望高道穆曰公若北歸使額復得徵兵
完聚養蛇成蛇悔無及矣榮乃使爾榮兆與賀拔勝謀從度河魏王額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攸歸洛陽榮自為天柱大將軍慶之自魏還特重北

人未昇問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人物衣冠非江東所及也奈何輕之

中尉清直
魏主高道移
梁主珍身同泰十

楷竹有五要

高微有果
高公雄才蓋世
借蛇龍以雲雨

耶耶教義宗極後司
來安所請六經神地
丹房授受強記文出
為之教育者正虛平
之師也

中外欣然以為明主

英雄立功之會
明公威德素著

元忠教習治道嚴

元忠下筆獨酌

元忠長教流航

天下形勢可見

此居天運來

儲氣足易堪旋旋侍

諸步登盤明明探香

好古奈何不以此大

魏以高道移為中尉○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冠謝魏主曰朕愧卿何何謝也○九月梁主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棄床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見諸溫報
也佛以人反其精神常存帝之元示戒戒而死非其死也○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胡致堂曰○佛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帝為帝王享天位內著佛安外列官師富貴之宗子孫之眾宮室城池守衛之盛猶以不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
方正學曰○武帝以力非力人之道而欲其有德子孫其用兵惟此可以持吾之非凡俗者不救為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于危亡也佛氏之大旨歸于安樂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冠謝魏主曰朕愧卿何何謝也○九月梁主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棄床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見諸溫報
也佛以人反其精神常存帝之元示戒戒而死非其死也○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胡致堂曰○佛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帝為帝王享天位內著佛安外列官師富貴之宗子孫之眾宮室城池守衛之盛猶以不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
方正學曰○武帝以力非力人之道而欲其有德子孫其用兵惟此可以持吾之非凡俗者不救為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于危亡也佛氏之大旨歸于安樂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冠謝魏主曰朕愧卿何何謝也○九月梁主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棄床瓦器親為寺眾講涅槃經見諸溫報
也佛以人反其精神常存帝之元示戒戒而死非其死也○魏主神壽陽公主行化清路道移擊破其軍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以私責之道楊見魏主魏主勞之道移免
胡致堂曰○佛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帝為帝王享天位內著佛安外列官師富貴之宗子孫之眾宮室城池守衛之盛猶以不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
方正學曰○武帝以力非力人之道而欲其有德子孫其用兵惟此可以持吾之非凡俗者不救為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之卒至捨其身而不顧而不知其終無補于危亡也佛氏之大旨歸于安樂武帝之所務又佛氏之所惑蓋豈恒理也哉

上海富強齊公校

宇大基方心王靈
無異過海入火

前景行善政而後遂
來公應德言而金氏
感其德而能以修德
感其德而能以修德
感其德而能以修德

部人教其長夫天下
所當共謀豈可以耶
國而公應德言而金
納地歸降從而撫綏
是即以其官官之
榮榮當不可為訓
問高教父案何

崔臣一報

蘇維有五佐之才
蘇維應野對流
蘇維應野對流
蘇維應野對流
蘇維應野對流

獨新亂無其得不治
之治救其後取治
更明其後取治
更明其後取治
更明其後取治

夜中聞書快史
私景知時不可為自
托方外雖勝矣而平
托方外雖勝矣而平
托方外雖勝矣而平

克親主深然之○遣侍御卿慶見泰於高平泰請奉迎駕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請洛王惠政問以西巡之計使曰宇文泰已操戈矛當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侯曰圖數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開右徐思其言耳思政然之乃進使於魏主授

左中郎將魏主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事咸取決焉○魏主乃下制書數數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開豫盧柔西高歡侍從八席赴

與弟承勝負死生以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漢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答後竟奔梁○先是榮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詔云榮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既足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斷曰虜亦應天象耶

表丁凡○榮惑入南斗梁武洗足以讓之其應乃在魏李武之西奔度河入符堅時其愛子融被虜而後夜歸所左右莫知史

移於墓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欲往老性一出入細故亦異聞矣象始不可

魏主修至長安未幾復與泰有隙飲酒過飽而疽網目書曰魏大丞相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南陽王寶炬魏文帝之子也

魏大丞相相敬至洛陽追魏主不及遂集百官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文帝之子也

魏大丞相相敬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魏主書自為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

魏大丞相相敬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魏主書自為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

魏大丞相相敬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魏主書自為下書復辭不受者三人

不過其唐武後時同
皆項其胡齊書其無
一言以省心故昨
屋高在上知之在
下

首術事衣冠復
兩國相持中以應
後人者年可知矣
而地戰德齊之盛
之和平實耳

事下為之傾動
事君不敢使二心
字大案揭實

少免敗而微不復
行即山微而桑亦不
獲東出分據之勢遠
定于此然視之國人
材則相去遠矣

高歡取服
報柳拔武功

其國家同安共危
以此獲罪無所恨
高歡取服

承死口不言動
景松漢論微
瑞嚴和對有客

以學清伊為己
李延孫魏之忠臣

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高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宣懷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統故玄理不習武事故弘
胡致堂曰弘景居山中而預朝政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說矣而當是之時政事之失亦至少哉處身則事浮屠屠屠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
綱四月梁以江子四為右丞○自子四上封事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啟聞
目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敗東魏即中杜弼以在位貪污請治之高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之人情去就未定江東復有一吳
翁肅行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將盡奔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之
目東魏遣散騎常侍李瑒聘于梁梁主與高歡對曰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間無人拋此等何自而來是時南北通好務以彼此相持衛命接
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

綱魏獨孤信自梁歸于魏○信求還北梁主許之信父母皆在山東梁主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懷二心梁主以為義禮送甚厚信至
長安魏以為驃騎大將軍

綱閏九月東魏大丞相敬使魏冬十月魏大丞相泰迎戰滑曲大敗之○敬因宇文泰先敗其將軍恭將兵威至沙苑東魏諸將皆懼宇文泰獨賀曰
敬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取所欲獨欲敗我實為秦悅據而來所以念兵
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敬乃馳去李弼曰高歡破膽矣連連可獲秦不
聽引軍滑南繼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目東魏濮陽民為盜濟州刺史高季式討平之又擊陽平賊平之或謂季式曰盜不侵境而使私軍連戰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
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以此獲罪亦無所恨

綱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八年東魏遣兵圍魏金墉魏大丞相泰敗之斬其將高歡數○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魏將軍蘇祐率左右十餘人擊
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效祐終無
言泰每數曰承先祐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東魏范陽盧仲禮及從弟景裕起兵應魏東魏討平之景裕本儒生嚴辭之使教諸子景裕構論
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信譽從容往復無隙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敵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
嚴如對賓客

綱盜殺廣州刺史李延孫○李延孫為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己任伊洛二水名言與言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
為其長史所殺

綱李延孫為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己任伊洛二水名言與言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
為其長史所殺

綱李延孫為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己任伊洛二水名言與言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
為其長史所殺

綱李延孫為廣州刺史東魏高歡患之延孫每以澄清伊洛為己任伊洛二水名言與言法保連兵置柵於伏流是歲延孫
為其長史所殺

若人主國而外...

布衣不綿皂帳一冠三載一食二年...

梁主憲其綱竊故知...

丁南湖曰...

梁主教尚文雅...

自畫殺人於都街...

鄧瓊山曰...

內史...

亂而止...

胡致堂曰...

魏以韋孝寬為并州刺史...

十一月東魏高歡悉山東之眾代魏至玉壁...

之使降孝寬曰...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書畢生庶議...

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

北史論曰...

丁卯...

胡致堂曰...

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

傳集有飛揚之意

高敬留結宗室

張本志亮仁厚

得善相宗有眼色

間而設宗室宗

宗其子宗室宗

世和宗宗何如

論宗以此而若

君民得失明驗

太平寺主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景以河南降魏

目微病為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意顧我能言非汝所能駕馭也

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既先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其善之

胡致堂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敬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道其子孫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

得而用之惟紹宗與勳皆利祿之人故紹宗逐侯景而不盡力勳於高宗不盡其忠君且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所長而多謀善將高教書彭樂等皆勇冠一時

行天下要須濟江得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散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閏散使為兩其行臺即王偉計擁兵自固散使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

二月侯景復以河南叛附于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

兆也及景遣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十三州內附和至稱景定計費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名召羣臣

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然景求決當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

帝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周弘正善上侯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景不更命魏即乃還于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豈有能叛其主而不能叛其新君者耶

胡致堂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宜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

目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鄧陽王紀為元帥宋昇曰鄧陽雖憂憂也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林

為我首今宜詳擇梁主乃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侯景皆叛其國皆地以附于梁在彼則失其地

東魏大將軍澄入鄴盡其主于宮中殺侍諸荀濟等而還○靖帝慕容儀督力過人射無不中好文學後各沈雅

深忌之澄嘗侍宴舉大祝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李紇擊敗魏主奮衣而出

澄帝于金堂堂上濟等於市遂還暹陽○初高澄以杜弼為軍司問以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

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澄大悅○按北史文懷紹宗時至是侯景作叛移梁朝景曰侯景自生猜貳遂託開隙

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然成難養今乃投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焉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

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梁大統二年○魏大統十一年侯景為東魏慕容紹宗所敗紹宗自求敗則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子表

梁大統四年○東魏武定六年侯景為東魏慕容紹宗所敗紹宗自求敗則梁主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蕭子表

上海富強公會校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德宗高祖

諫曰禍聞山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倭景以凶狡之術荷高歡卵翼之遇數增土未飽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收復投身於我齊鄉國如履

履不勝取口展脫 背君親如道背 豈知遠望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東魏大將軍澄遣書復求通好 梁主與朝臣議之 未昇等曰 靜思民和實為便 司農卿傅奇獨曰 高澄何事項和必是投

間欲令侯景自戕圖禍亂耳 若許通好必墮其計 昇等固執宜和 梁主亦廉用兵乃從昇言 景圖為反計 景書請娶于王 王謝曰 王謝門高非偏知臨

賀王正德 屢以貪暴得罪除廢死士卒國家有變遣徐思王數啟曰 今天子年華 棄臣亂國 大王屬當備武中破廢黜景雖不敬賢思自效正德大喜曰

機事在速宜其時矣 景反於壽陽 壽陽今 引兵臨江

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 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 采石今 在江 今邵陵王襲取壽陽為合之眾自然瓦解 采石自無渡江之志 遂殺其謀侃曰 今

茲敗矣 梁主以正德都督諸軍事 屯丹陽 丹陽今 在江 正德遣大船數十艘 詐稱載荻 密以濟景 景自橫江至于采石 有馬數百匹 兵八千人 至慈湖 水名

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境內無事 公卿在位 及閭里士大夫 罕見兵甲 賊至猝迫 公私駭震 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及羊侃督軍禦之 遣舍人賀季

勞景 李曰 此舉何名 景曰 欲為帝耳 正德守宣陽門 帥眾於張侯橋 迎景入宣陽門 至閣下 景以正德稱帝 羊侃為景所獲 執以示侃 侃曰 我朝

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 景以其志不遂 亦不之報

宋潛謀曰 梁主納人叛且殺之 地曲在彼 彼東魏者既不能與師間罪反又遣師求和 豈畏我耶 特故間使我自相屠耳 梁主不納傳以之策而

丁南湖曰 侯景之亂 高氏之叛 皆梁主之罪也 梁主之罪 在於不納傳以之策而

目江子一之敗還也 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 臣以身許國 常恐不得其死 今所部皆棄城去 臣以一夫 安能擊賊 若賊遂能至此 臣並當碎身以贖前

罪 至是與弟于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 間門出戰 子一直接賊營 得前刺賊從者 不繼賊解其肩而死于四子五相謂曰 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 皆兄曹赴賊死

網梁騎散常侍李榮及東西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 各以兵入援 推仲禮為大都督 曰 初裴之高自以年位駐居其下 榮抗言於眾曰 今者同赴國難

義在除賊 所以推柳司州者 正以久捍邊疆 先為侯景所憚 且士馬精銳 無出其前 若論年位皆在裴下 直以杜援之計 不得復論 若人心不同 大事去

矣 榮方至之高 營切讓之高 垂泣致謝 遂推仲禮為大都督 諸將各有據守 推仲禮為大都督 諸將各有據守 推仲禮為大都督 諸將各有據守 推仲禮為大都督 諸將各有據守

網魏太師恭叔其國臣王茂 曰 恭叔要定國臣王茂 非其罪 左丞柳慶泰然曰 卿輩罪人亦當坐執慶于前 慶辭色不悅 曰 慶聞君赦于事為不明 臣